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己卯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奏竊五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續撥官兵赴蘇並近日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現在定海衙頭及岑港歧頭各洋面既有分泊夷船十三隻又報有大輪船三隻大小夷船八隻向東北外洋駛去夷船二十一隻在金塘洋面遊奕該逆往來靡常情形叵測該將軍等務須嚴密防範毋稍疏虞或趁此大幫船隻前赴蘇省之時設法進勦多方牽制當可得手等因欽此查五月十四二十一等日

奴才等兩次將調撥官兵。赴蘇應援。並參贊大臣齊慎帶兵暫駐嘉興之王江涇地方。以資控制。及近日江浙逆船情形。繕摺具奏各在案。茲據鎮定兩處探報。招寶山泊船如故。定海逆船。於十八日。開出九隻。由鎮海洋面。向北駛行。二十日。招寶山後。復添夷船十餘隻。在彼寄碇。尚未據報船向何往。其定海衙頭嘶嘴港。竹山門等處。現仍泊船十八隻等情。伏查鎮定逆船。視前為數較少。奴才等亟思設法勦襲。以為後路牽制。早經札飭水陸兩路員弁。設法攻取。惟是招寶山由鎮海縣陸路可通。該處夷匪不過千人。我兵若以大隊取路攻勦。尚易得手。至山根即係大海。該逆

泊船處所。距山不及一里。彼如散走登舟。揚帆遠去。我兵並無船隻。即難追襲。且山後時有逆船十餘隻。往來遊奕。瞬息即至。設我兵守禦未備之時。該逆旋駛來大幫船隻。開礮攻撲。不免仍有疏虞。而鎮海與寧波海水通連。並無阻隔。尤恐逆夷乘勢復來寧郡滋擾。將來大兵收復。又須費手。至兵勇乘夜火攻。逆夷甚為畏懼。自連次被創之後。防範極嚴。凡各處泊船地方。每夜必用大小三板船四面巡邏。遠近哨探。而我兵乘船火攻。又須乘風順潮。設法潛往。是以不能豫定。連日僅於暗中。將其在衛頭修補火輪船一隻。設法沉沒。溺斃夷匪二十餘人。又兩次黑夜乘風

潮暗截纜索。漂沈其巡船及三板數隻。然此皆係暗中驚擾。究未能使之大受懲創。現在欽奉

諭旨。設法進勦。多方牽制。奴才等業已密飭前路水陸員弁兵勇。如有可乘之機。即當設法攻取。並嚴飭分守各海口要隘文武委員等。嚴密防範。毋稍疏虞。

奕經又奏。奴才前聞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謠。當即專摺具奏。嗣於五月以來。連次接據各路探報。逆船漸次增添。並有各國夷船。裝載馬匹。又報有陸續北駛等情。復將奴才管見所及。隨列條陳。節經具奏在案。茲據兩江總督牛鑑移咨。江蘇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向北駛去。顯有滋

擾山東天津情形等語。逆夷自前年至今。滋擾廣東福建。兩次占據浙江定海縣城。近復攻犯江省寶山上海等縣。已屬罪不容誅。今竟膽敢駛船北竄。悖逆猖狂。尤堪痛恨。查山東海口。係屬登州地方。現有巡撫托渾布駐紮防堵。其地尚非洋船貨販往來之處。該逆亦未必以大幫前往竄擾。似可無虞。至天津海口。一切防堵機宜。均蒙
皇上指示周詳。防備嚴密。如逆夷上岸攻擾。必將大受懲創。殄滅無遺。惟查逆夷每到之處。必先暗遣漢奸。多方探聽。布散謠言。煽惑人心。導引接濟。以故我軍之虛實。道路之險夷。每可豫知。而漢奸行蹤詭秘。隨處皆可潛蹤。其中閩廣浙

三

江之人。尤為居多。向年夏秋之交。正為閩廣各商船到津
之候。此時尤須嚴切稽查。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密派精細妥員。改裝易服。於天津府城內外一
帶地方。暗中查訪。設英船駛近海口之時。首宜嚴查奸細。
凡內地商漁大小船隻。一概不許出海。外來者亦不准攏
岸。及凡附近天津百十里內。一切汊港可以通海者。皆宜
一律辦理。毋謂逆英大船難到。或致出入稽查。稍形疏懈。
如此則不但斷其米糧接濟。而英奸來往。信息不通。自無
所施其伎倆矣。奴才更有慮者。
京城為輦轂重地。設聞英船駛近天津。一切總宜鎮靜。無使

傳布謠言。以致人心惶惑。謠言之起。必係漢奸編造播散。

奴才歷任總兵步軍統領。每年深知

京城內外。五方雜處。良莠不齊。而正陽門外南營地方。實為尤甚。除赴選應試商行運販外。其無業謀生。忽來忽去者。不知凡幾。所有客店鋪戶。尚易稽查。而偏僻廟宇。小店車店。及賃房浮住之家。倡優之寓。最易潛藏奸匪。且朝陽門外。為達通州赴天津之路。而廣渠門東便門各有捷徑。可抵天津。一路飯店小店。皆為單身行旅託足之所。道既綿長。更難稽覈。奴才曾於去年。密差弁兵。改裝前往天津採訪。彼時查有巡捕南營參將安壽濤。籍隸天津。其餘各營弁

日。亦有天津人。於該處地方情形。多為熟悉。現在夷船有
駛赴天津之語。
京城內外。斷不容有漢奸藏匿。致有造言通信等情。應請
飭下順天府五城步軍統領各於所屬地方。嚴密稽查。一遇可疑。
即認真追究。毋任潛匿。至此輩既膽敢潛跡城中。必預設
一藏身之計。以防敗露。或冒充營運。或詭易姓名。或尋覓
同鄉。或假託熟識。旁人既不能知其底蘊。而地方官又僅
以出保出結。苟且了事。轉易使奸人漏網。更請
飭下步軍統領密遣精幹員弁番役。改換服飾。即令安尋清密選
熟識赴津各路弁目。不動聲色。分頭在城內外及各路跟

蹤跡。如此則內外遠近。一例嚴查。庶使奸宄絕跡。人心

亦可藉以鎮靜。

硃批。所見甚是。現在京師雖稽查嚴密。然人數太眾。猶恐有不盡

之處。自應慎益加慎。以絕奸宄。朕隨時嚴密飭辦。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京城內外。五方雜處。良莠不齊。正陽門外

南營地方尤甚。朝陽門外。為達通州赴天津大路。廣渠門東便

門。各有捷徑。可抵天津。一路飯店小店。皆為單身行旅託足之

所等語。京師為輦轂重地。現有夾船北駛天津之謠。斷不容漢

奸藏匿。致有探聽信息。散造謠言之事。著諭知步軍統領衙門。

順天府。並著都察院堂官。密飭五城御史。各就所屬地面。設法

嚴查。斷不可僅止照例稽查門牌戶口。以為了事。尤不許少涉張皇。以致訛言四起。務於嚴詰奸宄之中。仍寓安輯居民之意。此中關繫甚鉅。諒諸臣亦必知之。應如何妥密查辦。以保無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及巡視五城御史各自具摺密行陳奏。奕經原摺鈔給閱看。

又

諭。奕經奏夷船北駛。請飭嚴拏漢奸一摺。據奏逆夷到處。暗遣漢奸探信布謠。導引接濟。每年秋夏之交。閩廣商船到津。尤須嚴切稽查等語。著賽尚阿訥爾經額設法嚴查。以杜漢奸溷跡。至所奏商漁船隻。不許出海。外來者不准攏岸各條。是否可行。並

著悉心酌議具奏。英經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英經等奏。查探逆船蹤跡一摺。據稱招寶山停泊夷船如故。定海逆船開出九隻。由鎮海洋面北駛二十日。招寶山後復添夷船十餘隻寄碇。尚未據報何往。其定海衙頭等處。仍泊船十八隻。現在暗中設法。將其在衙頭修補之火輪船一隻沈沒。溺斃夷匪二十餘人。又兩次黑夜暗截纜索。漂沈其巡船及三板數隻等語。鎮海等處逆船。視前為數較少。該將軍等現雖暗中驚擾。究未能大加懲創。著密飭員弁兵勇。多方牽制。如有可乘之機。即行設法進勦。並嚴飭各海口要隘。嚴密防範。毋少疏虞。逆

船蹤跡。仍隨時採明具奏。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
程矞采奏。竊臣牛鑑於五月十九日欽奉
上諭。現已有旨。飭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帶兵赴蘇。並令耆英伊
里布。馳赴上海。會同該督。相機籌辦。江南提督。已諭令劉允孝
兼程赴蘇署理等因。欽此。臣牛鑑當以上海逆夷。既已退出吳
淞口外。嘉興一府。究係江浙兩省門戶。自應各專責成。一
時拘泥具奏。並於摺內聲明。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似可無庸來蘇。茲臣耆英
臣伊里布接奉

諭旨後。於二十二日。馳赴崑山。會同臣牛鑑悉心熟商。所有內河紛歧處所。經臣牛鑑派委妥員勘明。分別沉船釘樁堵截來路。其崑山縣境之三江口。白塔灣河面雖不甚寬。惟係水路衝途。業將減運廢船。排列兩旁。豫備土石。中間僅留丈餘口門。以便民船往來。俟有警報。即可登時鑿沉。兩岸仍各有弁兵三四百名。以便埋伏夾擊。連日接據寶山縣探報。該逆北竄之船四十多隻。仍復折回。聚泊吳淞口外。崇明縣稟報。夷船多隻。在近口開放大礮十餘出。仍然駛去。劉河。福山各口。亦均有夷船游奕。臣等查吳淞之戰。雖擊壞大船四隻。兩次滋擾松江。亦經官兵剿退。該逆並未

大受懲創。乃於五月十五日。倉皇退出上海縣城。復又將
北竄之船折回。停泊吳淞口外。該逆詭譎萬端。居心叵測。
且恃其船大礮猛。專視我兵力堅厚之處。發很直攻。就現
在情形而論。江蘇內河支港。業經擇要攔截。該逆諒不敢
冒險深入。惟現勾結醜類。添船至四十餘隻之多。又陸續
擄截沙船爲船。在吳淞口演習駕駛。逆黨日衆。逆燄日張。
勢將豕突內地矣。臣耆英。臣伊里布。已行文該夷酋。詰責
其犯順之故。原期稍示羈縻。茲接回文。竟不肯戢兵。並有
欲攻江甯天津之說。查天津爲
畿輔重地。大兵聚集。最關緊要。江甯襟江帶海。雖有暗礁伏

沙。該逆三桅大船。未必即能闖然直入。而大輪杉板等船。喫水較淺。當此夏潮正旺。迥異冬春。萬一漢奸導引駛至揚子江。則南北聲援。頓虞阻隔。且我兵當挫衄之後。軍械不全。士氣不旺。近復分撥各海口。尤嫌力量單薄。朝夕情形不同。殊為可慮。臣等公同商議。現值萬分緊迫。亟應妥籌抵禦之方。除崑山一帶。已責成臬司覺羅崇恩前往駐守。臣牛鑑擬親往揚子江京口。溯流而上。相視各海口情形。竭力防範。並至江甯省城。與將軍臣德珠布會晤。商辦一切。至參贊大臣齊慎。聞現駐紮王江涇。臣等飛咨催令來蘇。以便會同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程矞采籌商防守事

宜。並移咨揚威將軍。一體查照。再臣牛鑑前次具奏。該逆船於五月初五日。擱淺二隻。欽奉
諭旨垂詢。查該逆船於初六日潮長時。即行駛去。
耆英伊里布牛鑑程矞采又奏。再臣耆英等甫抵江蘇。民情兵力。皆未能深悉。會晤督臣牛鑑撫臣程矞采公同悉心熟籌。通盤料度。沿海要隘甚多。兵單礮少。實難期其周密。自吳淞上海寶山失陷。所有器械礮位。以及前年鼓鑄之八千斤洋銅大礮八尊。盡爲夷人所有。現在趕鑄不及。運送莫速。是各要隘無不苦於兵單礮乏。至揚子江口。尤爲緊要。彼處雖有沙險可恃。然向來沙船既可出入。難保

三四號夷船。不乘潮由揚子江駛入。南北咽喉。儼為所扼。尤難過退。言念及此。不獨督撫兩臣相對無語。即奴才等亦復一籌莫展。至羈縻之說。原非得已。無如現在夷情狡詐異常。逆船日漸加增。撫之一字。已有所不覺。奴才等晝夜焦思。迄無良策。自愧無能。死不足惜。惟有據實附陳。

者英。伊里布。又奏。奴才等因上海寶山。先後失陷。勢甚危迫。不得不設法辦理。是以不揣冒昧。公同商酌。發給會印雙銜照會。揀派外委陳志剛。廣東通識陳巢等。令其星馳送往。嗣奴才等於五月二十日。由王江涇赴蘇。二十二日。行抵崑山縣。會晤督臣牛鑑。詢悉夷船停泊情形及防堵一切

事宜。稱內河紛歧。已擇要堵塞。其距崑山縣城三里之白塔灣河道。爲松江。太倉。蘇州。通衢要路。先派令文武員弁。在彼用廢船載以土石旁塞。中留行路。如有夷船來往。並將中路塞絕。經奴才等會同督臣牛鑑前往查勘。辦理尚屬妥協。奴才等旋即折回。於二十四日。行抵崑山縣屬之唯亭汛。適遇外委陳志剛等轉回。接據酋目樸鼎喳等覆書。當即公同拆閱。該酋目並不將所指相見處所言明。僅以不能戢兵。仍與相戰爲詞。並稱貴將軍。貴都統諒念之等語。是該酋目先欲約見處所。又復藉詞不肯戢兵。詭詐狐疑。實堪髮指。更有可恨者。該逆在上海。將官倉穀石。支給民食。

並張貼偽示。本國與百姓毫無戰爭。最願彼此和睦。廣開
通商之路。但
大清官兵。不肯議和。此等鬼蜮伎倆。尤令人憤滿胸懷。等等。面
詢外委陳志剛等。僉稱十九日。駛抵吳淞口。二十日。即上
夷人兵船。面見夷目瑪哩囉。郭士利。伊等皆稱我國兵船
已到。且所商之事甚大。恐書將軍伊中書見面。亦不能為
我們作主。現在我們。欲先到揚子江。後到天津等語。等等
復詰詢該外委。夷船多寡。據稱首目等向伊等告知。我們
現在兵船有六十三隻。經該外委察看吳淞口。五王橋邊。
排列夷船大小不等。共約五十餘隻。內有夷人貨船二十

餘隻。其兵船極大者。約寬五六丈。長二十五丈。每可載夷人五六百名。其船共計五艙。安大礮七十六座。其次者約寬四丈。長二十丈。艙四層。安大礮四十座。再者耆英伊里布前因一時愚昧。發給照會。指定地方。約為相見。原期諭以天理人情。而戢戰爭。乃該夷詭詐百出。藉詞畏避。實非耆等逆料所及。再該逆現在揚言欲赴揚子江天津。伏思

天津地方。

廟謨指授機宜。嚴兵防守。且海岸寬廣。較之江浙塘岸。似易布置。

如該逆膽敢北竄。定可乘勢攻擊。彰

國威而伸

天討。至揚子江為南北扼要之區。縱使該逆大船。未必能入。亦恐
杉板駛進。致人心搖動。所關匪細。除會同督臣牛鑑撫臣
程矞采悉心熟商。慎密布置。加意嚴防。另行會銜具奏外。
至羈縻一節。臣等惟有竭盡愚誠。但有可以著手處。於無
法中設法。熟商妥辦。斷不敢有負

委任。
耆英。伊里布等。又奏。再正在繕摺拜發間。臣程矞采接常
昭兩縣稟報。福山口外遊奕之火輪船二隻。二桅夷船一
隻。又外洋停泊之三桅夷船一隻。均由西北駛去。其中泓
停泊之夷船二隻。內一隻駛往東去。一隻仍未起碇等語。

查該夷船四隻。駛向西北。恐入江陰靖江等處。逼近京江。
現值江潮正旺之時。連日又大雨如注。臣牛鑑昨已將駐
守蘇城寶帶橋之徐州鎮兵七百名。飭令馳赴江陰。即由
徐州鎮王志元統帶。恐夷船駛行甚疾。殊屬可慮。京口副
都統海齡。已飭八旗官兵。及青州兵四百名。嚴加防範。臣
程矞采前又將浙江調回之江甯兵八百名。飭令暫在京
口屯紥。以守江甯門戶。署江南提督臣劉允孝。頃報於二
十三日。行抵江甯省城。當與江甯將軍臣德珠布豫籌設
法防禦。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令劉允孝將所帶赴蘇之湖北精兵一千

名。管帶改赴登州。本日據牛鑑奏。該提督業已行抵江寧。現在江蘇防堵緊要。劉允孝著仍留江蘇。署理提督。會同牛鑑籌辦攻勦。其應於何處擇要駐紮。亦著與該督妥商辦理。如已起程赴東。無論行抵何處。即著迅速折回。帶兵前往江蘇。無稍遲誤。

又

諭。據耆英等奏。逆船多隻北竄。現仍折回吳淞口外聚泊一摺。逆夷詭譎叵測。北竄之船。現復折回。聚泊吳淞口外。崇明及劉河福山各口。亦均有夷船遊弈。又復搶截沙船馬船。演習駕駛。逆踪勢將日張。齊慎前經帶兵駐紮王江涇地方。江蘇現在防堵緊要。著即飛行照會該大臣。迅速前往蘇州。駐紮扼要處所。俾

作應援。並著英經等於浙省調到各官兵內。挑撥精兵一二千名。派員管帶。迅赴江蘇。交齊慎會同耆英。伊里布。牛鑑。程矞采體察情形。相機堵剿。

又

諭。耆英等奏。逆船折回吳淞聚泊。現議設法防堵。一摺。據奏該逆北竄之船四十餘隻。仍復折回。聚泊吳淞口外。崇明縣。及劉河福山各口。均有夷船遊弈。並有欲犯江甯之說。牛鑑已往揚子江京口。溯流而上。竭力防範。會同德珠布。商辦一切。並飛催齊慎至蘇。會同耆英。伊里布。程矞采。籌商防守等語。逆夷勾結醜類。添船多隻。並搶截沙烏等船。在吳淞口演習駕駛。意圖內犯。

江甯襟江帶海。雖有暗礁伏沙。大船不能直入。其火輪杉板等船。難保不駛入江內。惟該處江口。究與外海不同。前據牛鑑奏。有水師戰船十六隻。並招募各船大小七十隻。派令田浩然等管帶。另製水輪船四隻。派劉長清管帶。內河可與接仗。不致疏虞等語。此項船隻。雖不能敵其大號兵船。若火輪杉板等船。乘潮駛入。酌帶礮位。當可與之水戰。著牛鑑於入江要隘處所。分布各船。責令管帶各員。儻有逆船駛入。可戰則戰。當守則守。斷不可稍有疏虞。致沿江紅船漁船。反資賊用。是為至要。其崇明劉河福山。各口。均須分兵防守。已有旨諭知奕經等酌派精兵一二千名接應。交齊慎管帶至蘇。著俟該參贊到蘇後。該督酌

量扼要地方。令其駐紮。以資控制。至江省要口甚多。雖經設法填塞。難保該逆不乘間竄入。不可不豫為防範。前此寶山上海。該逆因無可搶掠。是以旋入旋退。因思各處果無輜重可據。自不至受其荼毒。但須俯順輿情。妥為籌酌。固不可強之使遷。轉滋驚擾。亦不可禁其他徙。致有疏虞。劉允孝已有旨諭令留於江蘇。如已啟程。即行折回。應於何處駐紮。著牛鑑妥商辦理。又耆英伊里布奏。接閱酋目回信一摺。覽奏可惡之至。該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羈縻。不特於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著與牛鑑程矞采。專意剿辦。無稍遊移。另片奏。江陰靖江一帶。逼近京江。已將徐州鎮兵七百名。馳赴江陰。即由王志元統帶。並飭京口

副都統海齡督帶各兵屯紮京口均著照所議辦理將此諭知耆英伊里布牛鑑程矞采並齊慎知之

庚辰

欽差大臣賽尚阿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天津防堵事宜目下最要機宜首在豫籌後路而前奉

諭旨飭調備充後路之察哈爾馬隊官兵二千名頭起已於五月二十九日起程計日内陸續可到天津郡城内外地窄人稠且值徧地青苗未便屯駐必須豫籌屯駐處所方期兵民相安茲查有距郡城七十里之新城地方地勢寬闊水草豐肥足資遊牧即擬先在該處暫行安插俾資休息一

面踏勘地方。分營屯紮。所有屯紮處所。先經臣訥爾經額
勘得大沽以南。至狼坨子一帶之羊二莊高格林莊。二處可
以分駐。前臣賽尚阿到津後。復彼此商推。覺分駐兩處相
距道里較長。擬分五營或六營。庶益覺呼吸可通。聲勢聯
絡。現委理藩院員外郎明麟帶同熟悉員弁。前往南路原
設營盤後路一帶踏勘。一俟勘得寬闊高燥地方。或五處
或六處。即於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中。撥兵一千五百名。分
營駐紮。以作大沽迤南南路後勁。其餘兵五百名。擬於大
沽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北塘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亦
均在現設營盤之後。以為前敵聲援。前敵得手。即奮力上

衝。以資接應。至北塘北岸迤東之黑沿子。至洋河口一帶。地勢較南路尤為遼闊。業已奉

旨飭於吉林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各酌撥兵五百名。擇要駐紮。臣等公同酌議。擬於豐潤縣屬之李八叡。灤州屬之柏各莊。樂亭縣屬之馬頭營及湯家河。昌黎縣屬之周家營。五處屯駐。臣等因此路尤關緊要。現商令奕經會同那桑阿前往各該處。逐加履勘。間段分撥。以資策應。賽尚阿。訥爾經額。那桑阿。又奏。再臣等於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接到軍機大臣字寄。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料逆夷如果上岸逞兇。必用車載礮。或單輪。或雙輪。推運

而前。海口一帶泥淖處所。不能行車。其有海岸可以行車之處。應如何防範堵截。俾該逆礮車不能運轉前進。著賽尚阿訥爾經額會同察看。妥議辦理。迅即具奏。欽此。臣等伏查逆夷果敢用單輪雙輪等車。載礮而來。勢須裝載大船之內。比及駛抵攔江沙。已不能前進。即使以小船分載。繞越過河。而近岸處所。一片泥淖。查內地沿海。覓取魚蝦居民。率皆兩腳綑縛二尺許高木。始能跋涉過灘。並空船亦難上挽到岸。再加以質體笨重之礮。其不能移動可知。況此等泥淖。沿海皆然。更無可以行車之所。似不致轉運前進。臣等仍當飭營隨時瞭望。慎益加慎。小心防範。以期仰慰

聖鑒。

訥爾經額又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天津防堵。現當緊要之時。來往商船。尤宜加倍認真查察等

因。欽此。臣查歷年閩廣商船。須俟夏至以後。東南風司令。

始行北駛。如遇節氣較早。於五月內。即有進口之船。其粵

省商船來津。或在閩船之先。或在閩船之後。向無一定。上

年廣東惠州商船。即係五月二十外到口。六月初一二日。

陸續進口。臣前因逆夷肆逆。恐有漢奸冒充商船水手。來

津窺探。於上年暨本年兩次酌定稽查章程。奏蒙

聖鑒在案。茲查五月二十九日。有廣東潮州府商船三隻。駛至攔江沙外停泊。業經飛飭駐守大沽。查驗商船出入之委員。天津糧捕通判婁豫鹽山縣知縣劉煦會同營員。先赴該商船。逐一查驗。詰訊明白。覈與印票填註姓名籍貫人數相符。始准駛進攔江沙內。並令閩粵會館董事。帶同在津開設字號行居之人。赴船識認。確係貿易良民。必深信無疑者。即令呈繳攜帶器械。押令船隻。駛進內河。在於紫竹林黃船塢停泊。查驗貨物。照例納稅。催令起卸。趕緊出口。查紫竹林地方。現在駐有臣標防兵六百名。彈壓稽查。耳目切近。不致疏虞。並派文武委員。先於河干駐紮。往來巡

查。不許水手登岸。如果查有形跡可疑。語言支吾者。即行嚴加根究。斷不容奸匪溷跡。致滋隱患。亦不准遇事擾求。擾累良商。

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豫籌沿海後路分駐官兵一摺。據奏察哈爾馬隊官兵到津。擬分五六營。撥兵一千五百名。作為大沽迤南南路後勁。餘兵五百名。於大沽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北塘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均在現設營盤之後。吉林黑龍江兵二千名內。各酌撥兵五百名。即於豐潤縣屬之李八廠等處屯駐。均著照所議辦理。惟現當炎暑。本省兵丁。尚皆習慣。其滿洲蒙古兵丁。朕甚軫念。卿等務須妥為安置。勿致有損方好。慎

毋率忽。另片奏。沿海泥淖。無可行車。因思自海豐縣至山海關。道里綿長。豈處處盡屬泥淖。儻該逆用小船裝載礮車。從僻地面。陸續上岸。亦未可定。斷不可以泥淖難行。礮車笨重。遂信為無從登陸。稍存大意。又訥爾經額奏。稽查到口商船一摺。現在並無夷船北駛。各處到津商船。既經驗係良民。自應准其進口。但俱係閩粵江浙客民。時常來津貿易。路徑均素熟習。萬一為賊所用。藉以指引路徑。即與漢奸無異。總須於該商船進口卸貨後。不准一人逗留在津。其牙行貿易人等。亦不准一人附載南回。庶奸匪無從溷跡。昨據耆英等奏。逆船折回江蘇一摺。又耆英伊里布奏。接據逆夷復書一摺。已有旨諭令專意攻剿。

毋庸再事羈縻。昨降諭旨。及耆英等原摺。著鈔給賽尚阿訥爾經額閱看。逆夷出沒無定。此時雖已折回。難保不乘風北駛。仍著賽尚阿等。慎密防範。不可將摺內情形。稍有洩漏。致懈軍心。是為至要。

辛巳。吉林副都統巴雅爾倭克精額黑龍江副都統烏凌額奏。竊奴才等由高橋帶領官兵起程。於六月初一日抵關。公同商酌。奴才巴雅爾帶領吉林兵二百五十名。黑龍江兵二百五十名。馳赴撫甯縣洋河口一帶駐紮。奴才富勒洪額德凌阿帶領黑龍江兵二百五十名。吉林兵二百五十名。馳赴豐潤縣黑沿子一帶駐紮。此一千兵。作為四起。於六

月初三日。自山海關分起前進。現當青苗徧野之時。一路

車馬馳驟。恐遭踐踏。奴才等惟有嚴加約束。督令按依正道

行走。不許擁擠攙越。務期紀律明而閭閻靜。到防以後。設

遇逆夷登岸。立即首尾夾攻。互相援應。盡殲醜類。以快人

心。斷不敢稍留餘力。奴才倭克精額。烏淩額等現仍分帶吉

林黑龍江各兵五百名。在關加意防堵。俟續調吉林黑龍

江官兵到關之日。奴才倭克精額。烏淩額等遵奉

諭旨。即行帶兵。迅速前赴天津。

諭軍機大臣等。巴雅爾等奏。領兵赴防啟程日期一摺。據稱巴雅

爾帶領吉林黑龍江兵各二百五十名。赴洋河口。富勒洪額德

淩阿帶領黑龍江吉林兵各二百五十名赴黑沿子駐紮在關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俟續調官兵到關時倭克精額烏淩額帶赴天津等語帶領官兵前赴天津已有巴雅爾等三人足資管帶惟山海關地方緊要關內關外防堵應援在在需人著哈哴阿即將倭克精額烏淩額二人酌留一人帶兵在關一人帶兵駐紮高橋

癸未署

盛京將軍禧恩奏竊照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奉

上諭昨據僧格林沁面奏已於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等三盟內

自備蒙古精兵三千名。派員管帶。在於各該盟近口地方駐紮。
聽候調遣。此項官兵將來調遣時。著禧恩妥為豫備等因。欽此。

同日又奉到五月十七日

上諭。前經屢次降旨。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夷船駛入不得與
之海上爭鋒。致難得力。現據奕經等奏。夷船多隻。駛過浙洋。並
有北赴天津之謠。難保不乘風北駛。著訥爾經額禧恩哈哴阿。
托渾布相度地勢。先事豫籌。務將前路兵礮移至後層。待其舍
舟登陸。厚集兵力。聚而殲旃。當可大獲勝仗。至大沽以東至山
海關一帶。既難處處添增兵礮。設使該逆於海岸空闊處所。以
小船裝載礮位。分路登岸。肆行滋擾。又將何以禦之。並著訥爾

經額等先事備防勿留罅隙等因欽此奴才跪讀

訓諭仰見我

皇上指示機宜無微不至伏查奉天海疆綿長凡可以登岸與緊

之處節經嚴飭委員及該地方官督率兵勇固守要隘嚴

防後路虛虛實實以備不虞而金州復州二處海口尤關

緊要已將原設大小礮位撤歸後路適中扼要之所妥為

安置密飭該地方官督率兵勇設法防守內可護衛城垣

外可控制海口並令熊岳水師營二處各選備精兵二百

名相距僅止百二十里設有警報可期一呼即至易於應

援臨期再加以省兵自可足數應用儻遇夷船駛至斷不

許在海洋與之接仗。必須設法誘之舍舟登陸。我兵以逸待勞。以守待攻。務從背後截其歸路。層層圍困。槍礮齊開。俾逆夷不得逞其狡獪伎倆。至邊外預備蒙古兵三千名。此三盟內。惟哲里木一盟。所屬地方。與奉天接壤。一經徵調。須由法庫門等處進邊。經過奉天交界。應俟蒙古將弁行走知會到日。即飭令沿途旗民地方官妥為預備。並咨行錦州副都統彈壓照料。以期整肅。該蒙古官兵。需用鉛丸火藥。如令其赴

盛京關領。往返繞道數百里之遙。徒多跋涉。奴才悉心籌計。已

知會

盛京工部侍郎。早為備妥。派員運赴錦州收貯。以便將來就
近給發。毋誤應用。至卓索圖昭烏達。二盟所屬各旗。在奉
天邊界之西北。設遇徵調。應由古北口喜峰口取道進邊。
水草道路。均屬合宜。不致繞道由奉天境內行走。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奏。嚴防後路扼要拒守。並籌辦軍火一摺。據
稱金州。復州。二處海口。最關緊要。已將原設大小礮位。撤歸後
路適中扼要之所。妥為安置等語。著即照所議妥辦。並飭令熊
岳水師營二處。各備精兵。屆期應援。關外尚有黑龍江官兵一
千名。如有警報。兵力覺單。著該將軍隨時酌量。即飛咨哈哴阿
於駐關吉林兵丁內。酌撥三五百名。以資協勦。亦無不可。仍當

誘令該逆登岸。設法抄襲攻擊。方可得手。至蒙古兵丁。除哲里木一盟。接壤奉天外。其卓索圖昭烏達。兩盟兵丁。詢據僧格林沁稱係由邊外行走。並不取道古北口。喜峰口等處。著即飭該三盟各兵丁。分屯邊外遊牧。該三盟之兵。應調與否。著禧恩酌量情形。隨時妥辦。

甲申。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奏。竊奴才等於五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德珠布等奏。江甯京口重地。兵力過單。恐逆船入江內犯等語。著奕經等在統領官兵內。挑選一二千名。派員管帶速赴江

蘇。交牛鑑等酌派要隘。以資防堵。毋稍遲誤。欽此。查浙省前次調到各省征兵。共計一萬一千八百名。經奴才等分派調撥前路寧鎮一帶屯紮。豫備攻勦。及防堵水陸要隘。並駐守省城。嗣因兵力尚屬單弱。復經奏請續調各省勁旅。奉
旨賞調廣西。河南陝甘兵四千名。該兵丁等陸續前來。尚未到齊。適值夷船大幫。駛入江蘇洋面。奴才等當即飭壽春鎮總兵尤渤管帶河南兵一千一百名。陝甘兵九百名。星夜赴蘇應援。隨又將江寧旗兵八百名。撥往蘇省。以備防堵。又奉
旨酌派參贊大臣一員。酌帶弁兵。前往江蘇。其時適廣西兵一千名。先後到浙。即交參贊大臣齊慎統帶。復添派四川官兵

五百餘名。一併帶赴江浙交界之王江涇。暫行駐紮。以便
接應。業經節次奏明在案。現奉
上諭。飭令奴才等在各兵內挑選一二千名。派員帶赴江蘇交牛鑑
等酌派要隘防堵。伏查浙省征兵。經奴才等疊次撥赴江蘇。
已有四千三百餘名。浙省緊要海口。共有十餘處。節節須
兵防堵。兵力實不甚厚。惟現在蘇省吳淞口外。泊有夷船
數十隻。福山口又有火輪船二隻。及大夷船二隻。在彼遊
奕。誠恐其內犯大江。情形甚為緊急。奴才等再四籌商。浙省
口岸紛繁。各官兵分守要隘。已屬兵分力單。現據探報。招
寶山仍泊夷船二隻。定海停泊夷船共計二十五隻。雖尚

未分竄滋擾。各處駐守官兵。究不敢遠行撤動。致形單弱。
而江蘇情形。尤為緊迫。急須添兵防守。自當權其緩急。遵
旨撥兵前往江蘇。以資守禦。但撥兵過少。仍恐無濟於事。且分向
各路調動。亦非整隊。不能不於無可抽撥之中。設法撥調。
查有江西兵二千名。前由奴才等調赴省城。三百名。分防要
隘。四百名。駐守滬海所。一千三百名。由總兵李鎬統帶。駐
守曹娥江。此項官兵。奴才等飭令帶兵官。逐日教練。並將弓
箭刀矛各兵。均改為學習鳥槍。半年以來。漸為熟練精壯。
即行遵
旨。飭令總兵李鎬統帶。分起速行赴蘇。交牛鑑調派防堵。並將省

局新鑄大礮。撥出四十位。撞礮一百桿。交江西頭起帶兵官。一併迅速解往。以資守禦。至浙江省城撥去江西兵三百名。尚不致形單弱。滬海所本係海口。與紹興較近。應由參贊大臣文蔚就近於駐紮紹興兵勇內。酌派換防。曹江地方。亦屬緊要。惟現查逆夷。業已退出甯郡。其鎮海城外夷匪。亦復無多。浙江提督段永福。現駐上虞。距曹江僅止三十里。即札飭該提督酌量派兵防守。聲勢聯絡。尚可無虞。共計撥去江蘇前後征兵。共六千三百餘名。現在浙省征兵。賸九千三百餘名。分紮防守省城各要隘及七堡海甯尖山。滬海所。乍湖。嘉興。紹興等處。督等嚴飭現在各官

兵。一體小心防堵。如有可乘之機。即行調撥進勦。斷不敢稍涉疏虞。上廑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遵旨撥調官兵。赴蘇防守一摺。據稱現撥調江西兵二千名。飭令李錡統帶。分起赴蘇。並將省局新鑄大礮。撥出四十位。新製擡礮一百桿。即交江西頭起帶兵官。一併迅速解往江蘇等語。覽奏均悉。餘均著照所議辦理。現在浙省征兵。尚有九千三百餘名。分紮防守省城要隘。及七堡。海寧尖山澉海所平湖嘉興。紹興等處。該將軍等務須嚴飭各弁兵。小心防堵。勿稍疏懈。如鎮海定海設有可乘之機。即密行調撥

進勦。搗其巢穴。以為牽制之舉。毋致坐失機宜。是為至要。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前因江省勢甚緊迫。該逆有直犯揚子江之信。與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程矞采。面晤籌辦。並臣親往江口。相機防範實情。會同馳奏在案。茲臣查江陰縣之鵞鼻嘴地方。去縣城僅三四里。為長江入海第一扼要門戶。山勢陡險。江水直趨。傍山而下。江面深洪約有三四十丈之寬。其下遊沙線四道。計長一百二十多里。該逆大船。斷難飛越。而火輪杉板。儘可竄入。亦必需人導引。現已設法查禁。並於沙線灣曲之處。暗中密釘樁石。截其來路。其鵞鼻嘴已設有大礮。可以阻其衝突。現飭卸署常州

府事之徐家槐。豫備火攻船隻。載以蘆柴桐油。聯以大鍊。萬一彼敢豕突而上。順流放下。可資延燒。又札調徐州總兵王志元帶兵七百名。在於陸路設伏。以防其登岸。滋擾江陰縣城。俟布置妥協後。臣即馳赴京口焦山一帶。相視各要隘。如何設施。並至江甯省城。與將軍德珠布會商一切。仍即折回蘇州省城。往來查看。臣查該逆自犯順以來。詭譎百出。就目前光景而論。又與三四月間。迥有不同。何也。該逆自陷定鎮而後。尚株守一隅。今則既陷乍浦。又陷上寶。後又分綜窺伺崇明福山劉河。並有內犯天津之說矣。該逆在定鎮時。大船不過四十餘隻。近則勾結醜類。所

添船隻。復倍其數。近據寶山縣探報。自吳淞口至黃家灣。
共泊七十餘隻。而四出分擾之船。及停泊於定鎮者。又不
可計數矣。該逆前此尚不敢侵犯內河。近則造作三板小
船。搶奪沙船。掠取衣帽。不計其數。並於吳淞口外二十里
之洋面。打造器械。實有乘隙內犯之情形矣。該逆前陷定
鎮乍浦。日以搶掠姦淫為事。近聞上寶之陷。並未殺戮一
人。徧貼偽示。以安民為詞。其居心實不可問矣。至於漢奸
之潛滋。隨處皆有。查之無從查。沿海居民之流散。無日無
之。禁之不能禁。土匪乘機肆掠。又不待言。且蘇松為財賦
所出。漕糧為

天庾正供。此數月內。該逆如不能勦滅。不但師老財匱。勢將難支。萬一彼竟分幫大舉。漢奸內應。風鶴一驚。遠近瓦解。江浙兩省。既屬在在可危。縱使彼不深入。轉瞬即屆兑漕之時。尤為不堪設想。且沿海各州縣錢糧。此時並無有完納者。臣所以目擊時事。並逆夷鴟張情形。與前迥不相同。晝夜焦思。憂心如焚。而寢饋為之俱廢也。臣思該逆滅絕天理。陰謀詭計。以鴉片煙土。耗我中國之貨財。戕我中國之人命。我

皇上仁同幬載。不與較量。屢

諭疆臣。緩其勦滅。乃因諸臣辦理未能盡善。膽敢譸張反覆。益肆

凶頑。天道惡盈。其滅亡當可立待。今又聞該逆聲稱。本意
通商。因
大皇帝未降
明諭。施以
全恩。不肯戢兵。臣聞此語。又不禁背裂髮指。忿懣殊深。然臣竊思
苗民逆命。大禹班師。欲取姑與。老氏之術。又
高宗純皇帝時征緬不克。降
詔罷兵。後復
允其朝貢。臣未讀
國史。不能悉其顛末。前在雲南糧道任內。習聞父老之言。甚

為鑒鑒。仰見

聖德同天。於撻伐誅殛之中。仍

恢包涵徧覆之量。事有相類。擬非不倫。如果該夷祇為籲乞通商。

並不敢妄萌他念。中外同係赤子。休兵並免夷僞。合無仰

求

皇上綱開一面。先

派大臣。齎

教詰責。俾絕域蠢夷之下悃。將累譯上達於

宸嚴。並不令稍有壅蔽。自足使之心折。然後明宣

恩旨。用示懷柔。謂吾民横遭毒燄之張。而

朝廷何愛一塵之輿。彼雖畜類。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
不足以論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嘗不搖尾而帖伏。從古制
夷之道。不外羈縻。是則

仁聖與民休息。耀德而不觀兵。並無傷於
國體。儻竟罔知悔罪。始終冥頑。則是自外

生成。薄海臣民。共曉然於
聖人必不得已而用兵。雖勞不怨。逆夷萬不可以德化。舍勦蔑由。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必人人切齒同仇。誓心戮力。殄滅犬
羊。不留遺類矣。臣沐

君父高厚之恩。屬兵戎緊迫之際。一知半解。不敢緘默不言。滋欺

罔之罪戾。謹披腑腸。昧死密陳。伏乞
皇上鑒其愚誠。俯加垂察。
硃批。中伊里布之害不淺矣。曷勝憤懣。
牛鑑又奏。再粵東傳述。㖞逆有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
一帶陸路接仗之說。令該逆既有擬赴津門肆擾之謠。而
又聞在浙新到馬船多隻。採係向太呂宋國所借。其馬高
大。約有數百匹。不可不先事豫防。茲詢得破之之法。須於
海口登陸之地。隨處挑空濠溝。寬深俱以丈餘為率。但通
人騎。不留車道。彼如豕突而來。不難邀擊殲擒矣。
牛鑑又奏。再由浙調回之旗兵八百名。已道

旨飭回江甯本營駐防。茲臣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六日。

奉

上諭。前據劉允孝遵旨管帶湖北精兵一千名。前赴江蘇與牛鑑

商辦防守。現在逆船既有北駛之信。著劉允孝無論行抵何處。

即管帶湖北兵一千名。迅速改赴山東登州。會同托渾布麟魁

商辦防堵事宜。所有江南提督。已改派尤渤署理矣等因。欽此。

查劉允孝已於日前帶兵行入江境。臣因松郡已有總兵

尤渤帶領重兵防守。未便另行更換。目下逆夷窺伺長江。

屢有夷船遊奕探水。除已於最要之江陰鵞鼻嘴調駐重

兵。設法守禦外。京口為大江鎖鑰。劉允孝正抵該處。商令

該提督即暫行留駐京口。以資控制。茲蒙
諭令改赴登州。遵即飛咨該提督迅速帶兵赴登防堵。其京口地
方緊要。臣查江南提督已奉
旨改派尤渤署理。一面咨催參贊大臣齊慎迅速前來京口。商辦
防勦事宜。並札調蘇松總兵周世榮挑選善放礮位之弁
兵。星夜馳至江陰。聽候派撥防守。
諭內閣。伊里布著即回署理乍浦副都統之任。耆英著留於江蘇。
會同牛鑑等商辦防勦事宜。俟辦理完竣後。再赴廣州將軍之
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牛鑑奏京口為大江鎖鑰。現在逆夷窺伺長江。

必須嚴加防守。已催齊慎迅赴京口等語。昨已有旨諭令劉允孝仍留江南。署理提督。該督俟齊慎劉允孝到後。即將一切防勦事宜。商同妥辦。並令齊慎劉允孝各擇扼要處所。分營駐紮。以資得力。仍當各設後路接應。是為至要。該逆詭譎萬端。居心叵測。萬一逆船竄入江面。關繫匪淺。務當處處嚴防。設法守禦。不可稍有疏虞。是為至要。

又

諭。牛鑑奏。粵東傳述逆喚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其馬高大。約有數百匹。不可不先事豫防等語。該逆如果北駛滋擾。盛京為緊要之地。必應加意防堵。其傍海口岸。應如何

設法。俾馬車馬礮。不能徑行登岸之處。著禧恩嚴密妥籌辦理。
不可稍涉大意。儻日後該逆車馬。竟至上岸。稍有疏虞。惟禧恩
是問。慎之。原片著鈔給閱看。

署理河南巡撫鄂順安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
十三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天津海口。防禦緊要。著喬用遷鄂順安。將該省所存擡礮擡
槍。酌量挑選二三百桿。解赴天津。交訥爾經額收存備用。其前
調之山西兵一千名。經過河南。著鄂順安催令迅速前赴天津。
毋得稍有遲誤等因。欽此。查豫省存貯擡礮擡槍。除三次調赴
浙江江蘇出師官兵。帶往軍營不計外。現在撫標左右兩

營。存有一百五十棵。駐防滿營。存有五十棵。開封城守營。存有二十棵。以上四營。共存二百二十棵。再於南陽河北二鎮調取。誠恐緩不濟急。查衛輝彰德二營。係豫省赴天津必由之路。該二營現存擡礮十六棵。可以就近解往。當飭委文武員弁。將在省各營二百二十棵。剋即管解起程。於路過衛輝彰德時。再將該營等存貯擡礮十六棵。一併解赴天津。交督臣訥爾經額查收。以資利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鄂順安奏。委員解送豫省擡槍擡礮。共二百三十六棵。前赴天津等語。此項擡槍擡礮。原備天津防勦之需。如天津現在所貯。業已敷用。著訥爾經額即將此項槍礮酌

量收貯郡城。俟應用時調取。仍派員前往迎提。與豫省委員一同解交收貯。又據牛鑑奏。粤東傳述逆夷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其馬高大。約有數百匹。不可不先事豫防等語。天津為緊要之地。必應加意防堵。前據奏稱沿海沉淖。無可行車。已諭以儻該逆用小船裝載礮車。從僻路陸續上岸。不可稍涉大意。諒該大臣等必已加意防範。因思天津濱海。夏令潮長。泥淖難行。自可無慮。儻秋後水涸。沙灘顯露之時。其馬車馬礮能否登岸。著賽尚阿。訥爾經額悉心籌辦。加意設法防維。儻從豐縣至山海關一帶。竟有該逆祥馬上岸。惟該大臣等是問。懍之。牛鑑原片。著鈔給閱看。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一二等日。先後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江蘇寶山縣失守。誤於海上交鋒。
敕令臣查明山東登州府海口。離城遠近若何。前後各路。如何接
應。務須計出萬全。不可復蹈江蘇覆轍等因。欽此。正在籌議覆
奏間。又奉
上諭。據牛鑑馳奏。羊山洋面。有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往
山東直隸之意。所有山東防堵事宜。該撫仍當加意防範。毋稍
疏懈。如見夷船向北竄駛。即由六百里加緊馳奏等因。欽此。臣
於兩年來籌備防堵諸事。實不敢以水戰為可恃。故海豈

等縣之防兵。則令紮營於距岸數十里之內。孤懸海洋。有民人畜產之島嶼。則議臨時遷徙。以避其鋒。前者陞城島洋面。邀截夷船之議。則又將外洋人力難施情形。剴切數陳。凡此先事之熟籌。皆恪秉
宸衷之成算。惟登州府城東北。兩面環海。距口岸止於二三里。其北面水城。傍海為垣。早晚潮汐入城。逆夷在海上開礮。直可轟擊城垣。情形最為危險。然郡城為全洋扼要。城內煙戶萬家。斷不能於逆匪未至之前。棄而不守。故臣前於城外東北海灘。排築護城沙隄。以抵逆礮。其沙隄不能遮護之處。豫備棉被一二千條。臨時蓋護城垣。以為憑城固守之

詰。而於城後山嶺崎嶇。埋伏馬隊精兵。逆夷如敢撲岸攻城。伏兵雖不能抄襲其後。而由左右兩翼。橫衝旁擊。亦足以遏其勢。現又與登州鎮臣玉明會商。將沿海安設大礮均移置於近城之處。專備攻守。東省兵力尚健。人心亦固。但能臨時申明紀律。激勵軍心。不使一聞賊警。倉惶竄避。則就此現在兵勇。奮力以守。似不致全無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奏。遵旨籌辦防堵情形一摺。據查登州府城。東北兩面環海。距口岸止二三里。北面水城。傍海為垣。礮力可及。情形最為危險。該撫已於海灘排築護城沙堤。絮被。以禦逆礮。究竟能否禦之。度量明確具奏。又於城後山嶺。埋伏馬隊

精兵。為橫衝旁擊之計。所有沿海安設大礮。均移至近城地方。專備陸路攻守。辦理尚屬周妥。惟該逆大船。能否貼岸。其桅上之礮。是否可以轟至城內。仍著派員測量水勢。據實具奏。至該省兵力強健。人心亦固。著托渾布、麟魁會同登州鎮總兵王明。申明紀律。激勵軍心。嚴密防堵。又據牛鑑奏。粵東傳述𠼪逆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等語。自應豫為籌畫。設法堵禦。斷不准令該逆馬車馬礮上岸。儻有疏虞。惟托渾布、麟魁是問。牛鑑片。著鈔給閱看。

乙酉。

欽差大臣耆英參贊大臣齊慎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江蘇巡撫

程商采奏。竊查夷船遊弈江洋。居心叵測。恐由長江揚帆

直逼金陵。業經臣程矞采於初一日。附片奏

聞在案。茲臣等接准兩江督臣牛鑑咨稱。湖北提臣劉允孝奉

旨飭令帶兵前赴山東。江南提督。改為尤渤署理。並准揚威將軍

咨會。遵

旨撥調江西官兵二千名。前赴江蘇。交九江鎮李騎管帶。由督臣

牛鑑等調派要隘。以資防堵各等因。臣等伏查提臣劉允

孝管帶湖北官兵。行抵鎮江。經督臣牛鑑。以該處為南北

各省咽喉。現在吳淞逆船。陸續增添。福山等處地方。又復

往來遊弈。即經咨會劉允孝帶兵駐紮京口。以為各路聲

據。兹臣劉允孝奏

旨馳赴山東。則京口兵力。較形單弱。且值雨多潮漲之時。江面甚寬。恐礮力不能逮及中洪。兩岸無從攔截。萬一逆夷驀然闖進。則長江數百里。可以乘風直抵江甯。不特道路梗塞堪虞。即鎮江揚州等府菁華之地。亦必羣相震動。關繫匪輕。現據寶山等縣採報。前月二十八日。烏船洪洋兩夷船二十餘隻。俱已開向北駛。二十九日未刻。寶山東門海塘外。停泊夷船六隻。小沙背停泊十一隻。石洞海塘亦有船十餘隻。各船懸挂旗幟。或紅或白或黑。顏色不一。該夷並於寶山城外。粘貼偽示。具鎮洋縣之劉河口。即於二十八

日。駛到夷船二十餘隻。在彼停泊。並有大夷船一隻。向北駛去。並據福山營遊擊恆山等稟。六月初一日。夷船二十餘隻。在福山口外中洪遊弈。內有火輪船一隻。向江陰靖江洋面行駛各等情。查福山遊弈之船。即由劉河駛至。該處為由海達江門戶。誠恐溯流而上。不可不加意備防。臣等公同酌商。現由臣齊慎將管帶之四川兵五百名。廣西兵三百名。剋日馳赴鎮江堵禦。一俟揚威將軍調撥江西官兵到日。再行酌撥江甯省會。以壯兵威。臣耆英臣伊里布仍駐蘇城。因吳淞停泊夷船。尚有三十餘隻。前既兩犯松郡。難保不去而復來。現在該府地方有署提臣尤渤帶

領官兵。雖亦足敷守禦。如該夷再事豕突。情形緊迫。臣耆
英即當酌帶弁兵。馳往策應。至蘇城為根本重地。戢奸禁
暴。尤不可稍疏。所有漕河等標各官兵。計有二千餘名。留
駐蘇城。藉資防守。但該逆前有徑犯天津之謀。茲偽示內
又有直抵京師之語。如果由外洋行走。則江蘇瞭望不及。
山東海口。應行防禦加嚴。而吳淞留駐大幫。劉河亦尚有
番船。該逆詭譎異常。恐係聲東擊西之計。蘇省沿江沿海。
均須一體堵截。不敢稍事疏虞。

耆英伊里布。又奏。再五月二十九日。欽奉

諭旨。耆英奏。遵旨馳抵江蘇一摺。該逆披猖日甚。現雖退出江蘇

洋面。情殊叵測。該大臣等仍遵前旨。斷不可輕身前往。儻有應行商辦之處。祇可令陳志剛等持書前去。如覆書內有分外要求。萬難應許事件。即與牛鑑一意防守。可勦即勦。當堵則堵。慎勿稍存游移之見。是為至要。本日又據牛鑑奏。夷船退出吳淞等語。夷船雖退。逆情叵測。著耆英等相度現在情形。應於何處扼要之區。暫行駐紮。以資接應。務即妥籌辦理等因。欽此。奴才耆英奴才伊里布惟有欽遵辦理。不敢稍涉孟浪。第現在可以前往夷船傳話者。惟外委陳志剛一人。其餘通識。均不為夷人所信。奴才等稔知廣東洋商伍敦元一家。素為嘆夷所親信。奴才等已飛咨兩廣總督粵海監督。飭調伍敦元前來。

儻該商不能分身。於該商兄弟子姪內。擇其明幹能事一

二人。務令星速來蘇。以便差遣。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逆船逼近江口。現在防堵情形一摺。覽

奏均悉。該逆詭譎異常。情殊可恨。天津一帶。已防範嚴密。惟江

蘇處處港汊。皆可直達內河。防堵不容稍懈。江口為各路匯總。

尤宜加意堵截。牛鑑等帶兵分段駐紮。聲勢聯絡。當不至再有

疏虞。齊慎劉允孝前已有旨留於江蘇。擇要駐紮。協同牛鑑等

辦理攻勦事宜。尤渤帶兵防衛松江郡城。昨據奕經奏。前後撥

兵六千餘名。前赴江蘇應援。兵力不為不厚。惟在該督等激勵

將士。同心戮力。應守則守。應勦則勦。該逆自不敢分竄滋擾。斷

不可稍存畏葸致懈軍心。是為至要。又另片奏請飭調伍敦元或其兄弟子姪前赴江蘇。著不准行。

又

諭。據耆英等奏。現在咨調洋商伍敦元前往江蘇。或令其兄弟子姪前往。以備差委等語。伍敦元係屬廣東洋行商人。江蘇地方。無可差遣之處。該督等著不准令其前往。即其兄弟子姪亦無庸前往江蘇。將此諭知祁墳梁寶常並傳諭文豐知之。

又

諭。本日據耆英等奏。逆船逼近江口。現在防堵情形一摺。已諭令分路堵截。毋令逆夷竄入內地。惟據稱該逆偽示有直抵京師

講話之謠。詭譎情形。殊為可恨。該逆船已北駛。忽又轉回吳淞停泊。現在該處肆意窺伺尋釁。復又造謠北上。種種變態。不可不加意防範。免墮奸計。因思天津沿海。業經布置周密。由該處抵京。雖有數百里之遙。而節節皆須扼要防守。方昭慎重。除通州屆期。由朕另派大員。安設重兵外。其由天津至通州中間仍須有兩處寬闊地面。駐紮兵丁。既可為天津接應。並可拱衛京師。著賽尚阿。訥爾經額。嚴密派員相度地方。繪圖具奏。屆時當由京營派兵前往。耆英等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著長春於古北口。挑選精兵五百名。雙德於密雲。挑選精兵一

千名。並各準備精良器械。聽候調遣。為京師防禦之用。一聞調撥。即派明幹將弁。分起管帶。迅速前來。

欽差都統哈哴阿奏。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接奉

上諭。現在駐關之吉林官兵一千名。著哈哴阿留五百名。在關防守。其餘五百名。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又前駐高橋之黑龍江兵一千名。著即飛調來關。留五百名。其餘五百名。亦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等因。欽此。又於五月二十五日。接奉

上諭。著哈哴阿將前諭留關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飭赴天津。聽候調遣。並著禧恩於續調派令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

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內。各分五百名。飭赴山海關。交哈哴阿差遣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備。當經䇿飛咨烏凌額等。遵將所帶之兵一千名。分為五起。於五月二十七日。頭起進關。均間一日到關。隨將駐關吉林兵一千名內。撥派五百名。分為兩起。間二日行走。副都統巴雅爾統率。於六月初三日起程。照依直隸督臣來咨。勘定撫甯甯河地面。各分二百五十名。擇要防堵。俟高橋駐紮黑龍江兵一千名。全數進關後。分兵五百名。再為分起間行。副都統富勒洪額德凌阿統領。亦照依督臣勘定撫甯甯河地面。各分二百五十名。擇要

駐紮。

哈哴阿又奏。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奉
諭旨。將續調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
內。各分兵五百名。飭赴山海關。交哈哴阿差遣。該都統俟此項
官兵到關後。再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龍江兵五百
名。飭令赴津等因。欽此。奴才業經遵
旨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一千名內。現已改撥五百名。飭赴撫甯
甯河地面駐紮。惟查山海關地方。逼近海口。凡可登陸處
所。道路綿長。不可不嚴加防範。所有前經調撥吉林兵一
千名。駐關防守。自去歲九月到關。經領兵副都統倭克精

額及營總參領等帶川訓練。迄今已逾十月之久。所有由
關至石河口。直抵秦王島。沿海一帶河口。及水勢深淺。無
不熟習。即陸路地勢。何處可以設伏。何處可以兜勦。往來
策應。亦皆歷歷目前。設遇警報。可期得力。若再全數改撥
天津。則新到之兵。地利未諳。續調留關之兵。誠恐不能應
手。合無仰懇
天恩。將前次駐關之吉林兵五百名。及現在到關之黑龍江兵五
百名。仍行留關駐紮。俟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進
關時。即飭令徑行赴津。不惟對得收熟手。以資調遣。亦可
免互相倒撥之煩。

諭軍機大臣等。哈哴阿奏遵旨分兵駐紮。並請將前次駐關之吉林兵五百名。現在到關之黑龍江兵五百名。仍行留關駐紮。俟續調吉林黑龍江各兵各五百名進關時。飭赴天津各等語覽奏均悉。著照所議辦理。此項官兵到天津時。所需馬匹及鍋帳等件。即著哈哴阿飛咨直隸總督。就近備辦。以歸簡易。又昨據牛鑑奏。粵東傳述嘆夷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等語。亦著豫為籌畫。設法堵禦。萬一逆船駛至。斷不可令該逆馬車馬礮上岸。致有疏虞。是為至要。牛鑑片。著鈔給閱看。